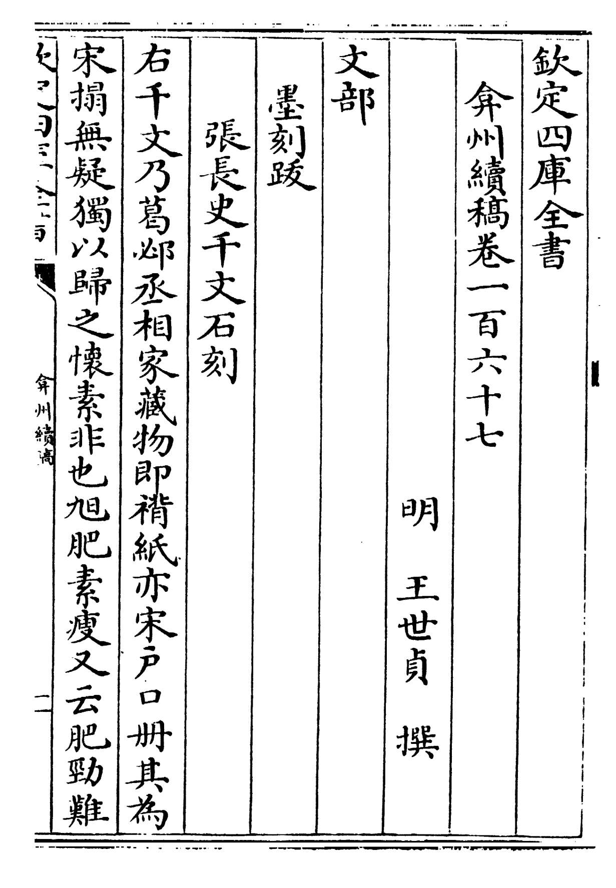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刻跋

張長史千文石刻

右千文乃葛邲丞相家藏物即褙紙亦宋户口册其為宋搨無疑獨以歸之懷素非也旭肥素瘦又云肥勁難

瘦勁易云公定論久矣此帖雄偉神駿種種驚人乃不作牛鬼蛇神態昔人所稱沈右衛肉飛仙非長史誰能當之特為鑒定而題其後

又

始余騐其書蹟肥不類懷素定以為張伯高而又疑其鋒勢小緩而肉勝謂伯高不至此後覽董逌廣川書跋有高閒千文而云閒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又云閒知隨步置履於旭之境意者此為高門帖乎寧使此

帖减價毋寧使老顛受誣於地下也識以俟考

唐隷夫子廟記

夫子廟碑為渝州刺史李邕撰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邕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藏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邕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第所謂古木崩沙閉花映竹者尚未得盡其致耳

唐僧懐惲實際碑

右隆闡法師碑僧懐惲撰及書頗亦能為其家言筆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後稱天寶二年至明年則改年為載矣趙明誠金石録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顔帖

晩又得文忠與李大夫二帖澄師一帖祭伯父一帖附裝坐位帖後澄師帖極偉勁而小過於拙有篆籀意李大夫祭伯父風骨遒逸神釆驚人與坐位結法正同攄題當有祭姪季明文而今失之令人悵然米顛謂顔行

書尚可教其任誕乃爾然亦不為無意也

又顏帖

書家鐵手腕當推顏魯公第一如前數帖皆稿草不經意而天真爛然往往有步武山陰意至於文則愈竄改而愈不快人有不勝其絮與沓拖者何也魯公在唐舉制科又中文詞清麗科此尤不可曉

題顏魯公汝越帖

右顏魯公送劉太冲叙石刻其文不能盡全攷米元章

書史謂此敘真蹟在王欽臣家後有欽臣名印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剪去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又云碧箋宜墨神采豔發龍蛇飛動覩之驚人今此才不偶命十字全似模刻在唐氏前而缺叙首語却不可曉其行筆與乞鹿脯帖祭濠州泉闕二文同而結體稍弱元章所謂神采煥發則有之龍蛇飛動未之覩也豈刻手有工拙故耶

金天王廟題名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極遒偉而三戈法不無可恨後題行筆尤老勁有逸趣所云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縁忠勤無有旋意末又作二語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葢可悲矣當是又二十年使李希烈而重題者也公一厄李輔國再厄元載三厄盧杞其初題名自蒲下遷饒實用載故至使希烈而死矣公之裯固杞為之其獲死義亦杞成之也覽畢三歎

題家廟碑贈顏判

余嘗評顏魯公家廟碑以為今隷中之有玉筋體者風華骨格莊密挺秀真書家至寶而其文比之生平所結撰尤自詳雅以語顏氏之後人則又其家至寶也今年冬吾州別駕小山君以家乘來乞序始知為公之裔孫播於茶陵者因舉以歸之君清白有循吏聲異時所樹立當不媿此八尺碑毋徒曰書家一箕裘而已也

集顏書默菴記

趙宣撫此文頗清雅可讀集顏書亦在仁惲二懐之間

覽之則樊川之勝與方外之適俱可想也

後周祖廟碑

後周太祖廟碑蓋宇文氏也其文與書亦出趙寧張仁愿書行筆殊草草意小勝耳丹石之不能謹嚴始自李太和濫觴於仁愿至二米極矣故志之

華嶽昭應碑

右碑序頌華陰主簿盛廣為故相許國蘇文憲公頲祈雨獲澍而作者也侍御史劉升書按趙明誠金石録於

唐碑搜訪殆徧而獨遺此升書亦僅一見於他碑而已書法八分頗遒美可仲季惟則升卿而乏漢意聊為録之

玄元宫碑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攷其辭當在盩厔為玄元宫玉真長公主實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序為倉部郎中戴璇頌為戸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曽孫戴伋書則建碑年號葢追成

頌序之日而稱者也伋官至僕射而世系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録亦失不収俱不可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豔第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法而加損益者也

少林寺戒壇銘

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爲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書故猶有瘦勁意

李陽冰書三墳碑

按此碑為李㘬卿兄弟三墓其人皆有文學早仕宦而不壽以歿最少弟季卿撰表而宗人陽冰以玉筯刻之也其石猶故物故無傳攺之譌舒元輿所謂䖝蝕鳥步鐵石隅壁龍蛇駭鮮鱗甲活動庶幾於此見其一斑

易州鐵像碑頌帖

右易州鐵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撰行易州録事蘇靈芝書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詞猥旨瑣不復可鮮靈芝此書遒勁有逸氣然令景龍

間虛和之度掃地矣宣和譜謂其有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雁行戈脚復類世南夫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靈芝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宋時墮金中金人每以墨本詣榷塲需絹十端始易一本妬者竟碎之今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絹之直理不能得一也物完毁貴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解者

圭峯禪師碑

圭峯禪師宗密法門龍象第以多所游講著述一時不能無疑於達磨慧能之宗旨而裴丞相休獨能知之然至累千言而為之辨則亦贅矣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為行行有殊法則一即四語已盡之是時柳誠懸銘書名天下僅以之篆額而自書文者深欲有效於密也書法亦清勁瀟洒大得率更筆意裴能知密為四依十地人其自際當亦不遠而没後為于闐王子顯姓名於背豈猶未能離輪迴耶抑亦所謂隨願而現者也

記於此俟者宿質之

李抱玉碑

右鳳翔澤潞行營副元帥凉國武昭公李抱玉碑楊文貞綰撰顔文忠真卿書見趙明誠金石録余得之乃一舊拓本最精好而中缺兩處幾二百許字葢成帖後脱落見殘非石泐也楊公銜稱贈司徒當是文成而卒於位其家乞顔公追書之故耳大歴中名臣無如二公者而一撰文一書舟在凉公誠幸也第公起邉將中興名

位差肩李郭而能守忠節以顯融終介弟承之又大開方面勲且公一武弁能力辭王爵辭司空辭左僕射以視僕固懐恩輩不天壤哉然則徼二公公故不朽也非幸也

至道御書帖

右至道御書法帖凡十一卷六十一條宋太宗晚年筆也太宗以淳化之三年勒晉唐名蹟於秉又二年而書此其步趣諸名家遂無一筆脫銜高處可逼唐文皇第

不能超乘而上耳書辭多格言亦類屏風帖每條下一敕字似亦倣文皇故事搨手紙墨皆精緻可寶也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

夢英篆書偏傍字源自謂秦斯雖妙盡方圓而點畫簡畧直以墨寶歸之李監而已與郭忠恕能繼其美復錄忠恕報書於後第吾子行諸君絕不取英篆以為少師承而忠恕書末所謂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亦大含譏諷何也然英篆筆亦自整勁跋語正書出信本皇甫君

碑骨稍露耳聊記而留之

杪高僧傳序

湯休碧雲之句乃文通語也謂之釋氏之文學可乎陶學士文真法門之畫葫蘆者英太師書亦筆塚之盜枯骨者不足辱吾書意也

夫子廟堂記

夫子廟堂記程浩撰而僧夢英追書之浩文是唐人中之沓拖者英書是柳法中之蹶張者不足存也

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右郭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隷也忠恕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品入妙仕宋為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仙去不死也陰符最為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敕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作但非黄帝書耳忠恕既謫仙人宜其有會屢書之而不足也

唐憲宗廟碑

憲宗陵廟葺於開寶六年其撰者為宗正丞趙某書者為待詔張仁愿俱沓拖不足觀當是時藝祖方經營海内祀典之不遑而首注心於憲宗者葢深有感於帝之威畧與藩鎮之横而趙韓王之說所由進也天下從此定矣

汾陰壇頌

漢武帝封泰山還祀汾陰何所取義而唐玄宋真皆因之良可笑也頌文為王文正旦撰亦天書之緒談耳尹

熈古者書院待詔差有聖教筆而不能免通徹院體聊為志之

跋蘇書醉翁亭記

蘇長公此帖乃新鄭公得之嶶廢邸者初出時舉朝爭詫賞以為神奇既刻石行吾吳人之稍識臨池者無不以為贋本所以為贋本者其一謂公既為人草書醉翁亭記不宜更及刻石之跋其一謂公正行真跡石刻傳世者往往多卧筆左靡而今獨拗為右勁又其中正書

絶寒儉不類余初亦為王逸老陸務觀張温甫之好事長夏稍取展翫見其渇筆縱筆拂策磔掠之際森然有折釵股屋漏痕法則又以為公興到書而最後列公種種行草擬之則又不類却是墨池一段大疑獄其跋尾趙吳興宋昌裔沈啟南吳原博遂無一真聞入石時文壽承作此伎倆新鄭原本無是也要當盡割去之乃可備一家耳

東坡乳母銘

此刻在黃州近有人於土中得之葢子瞻親書於石者以故比之他書尤淳古遒勁其用墨過豐則顔平原之遺軌也

海市詩

坡公以十月至登禱海神而見海市爲詩自幸比於昌黎之祝融余以五六月再行部至登海僅一市而風散之海神豈真具眼耶爲之一笑

坡公雜詩刻

右坡老書黄州諸作五言古一首七言近體六首詞七首中故有致語而壓韻使事殊令人不快書筆翩翩自肆間出姿態於矩度中尤可愛也公壓嫌字韻云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其詞翰却不遠此語

喜雨亭表忠觀二刻

坡公作喜雨亭記在鳳翔軍事推官年可三十餘作表忠觀碑在知徐州年可四十餘喜雨文雖爽儁而不盡脫書生習書筆故熟而不無沓拖意若表忠結法謹嚴

而姿態自足故應以年事作階級耳公此碑顏體大書世所盛行而少有傳其小者尤可貴也

坡公行草定惠院海棠詩刻

坡公好書定惠院海棠歌真蹟留人間凡十數本而此其醉書贈張房元明者於踈縱跌宕間自緊密有態大槩如良馬春原驕嘶自賞故不作款段駊步也余以壬戌七月望登赤壁歌公前後二賦旋訪定惠遺趾求海棠而不可得覽公此刻不覺悵然或謂公自愛其詩

或謂公蜀人以海棠蜀種時俱滯齊故屢書之以志感公又嘗有贈妓李宜絶句云東坡居士黄州久何事無言及李宜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其托物寓意或怨或適不可指數也

南宫父子詞筆

前為舊揭江西帥司帖元章壽詞樂章都不成語而筆氣超邁雄逸若有神助元暉諸跋亦自勁雋非若居平之僅成欹傾而已後三帖稱是内收得逸少初月一帖

癡事癡語俱奇絶而書尤妙覽之令人痴思亦陡發

王庭筠先主廟碑

涿州有昭烈廟王庭筠撰記及書篆庭筠在金與党趙輩俱負能書名行筆絶類南宫父子正書稍存廉隅雖筋骨不乏而姿態遠遜矣當陽之役不以闕而以民永安之命不以家而以賢自是名語

又

涿郡為昭烈桑梓地故金人亦知立廟以祀而王庭筠

為之記且書之庭筠作行草得海岳三昧此書乃楷筆襍有張從申柳誠懸風骨而小以米意運之遒逸疎朗亦可貴也

楊太初書重陽歌

觀重陽此詩豈淮南東方而後仙真例不能作雅語耶楊生此書酷倣涪翁僅作邇年沈敔南耳

嵩嶽廟碑銘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哀薾之風孫崇

望益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毋乃通徽院體之遺耶

淮源廟碑

淮源廟碑乃漢延熹六年淮陽太守為民祈福而民作者碑已漫漶不可讀元人杜昭守唐州新其祠乃延待制吳炳叅用漢隸釋法書舊文於石而刻之余初恠其文詞殊爾雅可讀書法雜有西岳碑體而不能洗開元習見炳跋始了然跋書作正行亦得李北海王黃門遺意乃知勝國時臨池不乏人也

華陽十二頌

華陽十二頌者故陶貞白先生造頗著良常地肺之勝而大旨不能出真誥外具見隱居集其後署名紫陽觀主劉行矩等立不知即行矩書否耶此書不能盡展然體方而用圓徹有張長史郎官壁記意可寶也

東魏孔子廟碑

東魏脩魯孔子廟碑見歐陽公集古録公絕不取其文特以其用筆不俗而字畫多異聊存之今攷之果爾葢

崔司徒之遺軌而公家蘭臺之濫觴也廟為兗州都刺史李仲璇所脩仲璇其字不著名趙國栢仁人栢仁當為栢仁碑誤按仲璇勲閥名位亦不薄而史不之載豈以其非平棘裔耶廟脩於靜帝徙鄴之五歲時賀六渾日與黑獺勁東西之鹿未歸而司土者能從事於學校可佳也

蔡有隣章仇玄素碑

唐淮陽司馬贈東太守章仇玄素碑為翰林學士內供

蔡有鄰書法取以時趣不能甚古而於嚴勁中微有情似勝韓擇木玄素者劔南節度使兼瓊父以子貴恩封其文骫瑣紀詔辭門閥而已兼瓊利臣齷齪李揚二右相門不足道第天寶七載之碑見於金石録者凡八而有鄰書獨有名而獨見遺所不可曉

集古録跋

右歐陽文忠集古録跋石刻三卷中有楊博士南仲劉敞原父釋各一通劉復有跋一通尺牘如之蔡襄君謨

跋二通與裴煜如晦尺牘各一通公復自與君謨尺牘一通餘皆公手書跋公文章妙天下而於考究小不能無憾其持論亦有近迂者居恒謂辨古文奇字全得楊南仲章友直力而又盛推原父博學無所不通原父却謂人好一歐九惜不讀書耳得非以是哉余見公墨蹟凡三所與此結法同而不能如其神采當又全得石工力也目録計亦有刻石而序書出君謨手吾弟當徐訪之

永福寺碑

按至元十三年常福生以饒州降授其路總官建此寺至延祐六年而碑始立相去四十三年矣其文與事俱不足道獨趙文敏書為晚年筆其規模李北海遂無一筆失度不止優孟虎賁之似而已也往事已非那可說想文敏丹石時不能少此感

御服碑

元成宗感異夢致御服於終南之萬壽宫趙叅政世延

記之集賢孟頫書之集賢此書乃承制又中年以後筆當最妙而出入北海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

龍門建極宫碑

為神禹作建極宫而功就於羽流命出於朔主吁可歎也王鶚姚樞皆一時名勝而書與文不副望亦其時為之

鮮于太常千文

伯機此書雄勁飛逸而時時有高閒筆當由洗河朔氣

未盡耳跋尾行書亦秀潤而小疎比之吳興尚在雁行

祝京兆小楷選刻

世人往往稱京兆行草而不知其楷法之工時出趙吳興上如王文恪志銘精嚴端勁中生氣流動是金石第一手韓孺人志銘陸翁墓碣古雅之趣拂人眉睫會道觀記稍不能整栗而天真藹然唐初諸君子帖虛和流蔚出虞入褚故是晉宋間物燕歌行高處迫元常下亦不失宋儋敘鶴文絕類大令不當以蹊逕求之袁介隱

誅翩翩自肆柔不病肉秋風歌老筆崛强踈不病筋味泉賦二十行外隷分流溢可與蘭臺道因並觀獨陰符扇書乃行草以有小法故存之此君伎倆勝闕　山神多矣因合成一帙時自披賞安知後人不與晉唐小楷並傳耶

題羅生書醫無閭碑後

萬歷甲戌征北前將軍今寧遠伯李公成梁能勝敵而欲侈其功會今太宰梁公夢龍以少司馬奉命犒師勧

績於醫無閭山而歙士羅文瑞書之梁公奉繩墨從孟堅故其辭稍嚴潔而不夸逸羅結法自清臣誠懸是以遒莊而不骫骳説者猶謂此功小勝耳不能當壯單于左校所俘獲亦不能什之一然萬歷之天下治於和熹時明師應而漢黷醫無閭邇而狼居胥遥應則壯邇則無勤又李將軍崛起戎伍中果勢壯徃以百戰取徹侯印甚賢於竇車騎也噫銘亡論已羅生亦幸哉其名與其書玆山同不泐也夫

定武蘭亭後

余所見定武蘭亭前後亡慮數本而致佳者五其一在潘方伯允端所後有趙松雪十五跋而實非獨孤長老本葢時有吳氏子見獨孤本而乞松雪書之者最後一跋可驗其二在余所為松雪執友陳直齋物葢松雪從人乞直齋藏本不得而陳氏之後人用以併裝於尾者其三在家弟所亦有元人題跋其四乃賈秋壑為制置使時得之前輩劉菊莊秘監者不知在百二十卷中作

何甲乙紙墨差更明潤聞今在項元汴所其五當為今詹博士東圖所藏後獨無舊題識又若裝潢人去其石龜跡然第六行之稍闊與它針眼丁形蟹爪之類則了了可辨識者以為五字損本無疑也雖然東圖精公法故當得其連城夜光於楚工眼表必待此而後辨亦淺矣

寶晉齋帖

寶晉齋帖者宋禮部員外郎南宮米芾元章手摹二王

以下真蹟入石者也凡閣帖所載俱置之元章自得右軍破羌諸帖與顧虎頭畫維摩天女故名其齋曰寶晉云人皆謂元章特妙臨摹又工作古書畫色以真贋本併示人人往往不能辨此帖雖古意藹然而不能脫米家腕法譬之康崑崙琵琶寧堪段師再聽余此疑不可解覽東觀餘論謂此公好觀古帖而議論潤踈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然則前輩固已言之彼好事人語何可盡信也

宋搨鼎帖

右鼎州帖二十二卷今所存者僅七卷耳而中有顔太師清臣楊少師虚白徐吏部季海行草多諸帖所無者舊裝極草草於紙背皆作絳帖字余以其摹搨不甚類意疑之而不能辨頼後跋尾尚存葢刻石在紹興之廿一年江左偏王戰爭尚未息而發遣張斛通判趙子濬乃暇結此翰墨縁甚可念也編次者武陵丞趙鋋與子濬當俱皇族攷之陳繹曾公鼎帖石硬刻手不精雖博

而乏古意信然哉鼎州今常德郡其遺跡僅有孔明張旭兩墨池而鴻都之石遂蕩然無復存者無由一窺全文為之浩歎

王子裕先生墨刻五跋

賦中有蘇長公前後赤壁余嘗謂如文中之有漆園書中之有飛白畫中之有董巨要不可用湘纍蜀贅招撫詰曲例之今王子裕先生乃能縱筆以飛白寫其辭道逸勁迅神采飛動真可謂兩合矣余家藏陳道復書亦

壁後賦其堅偉庶幾並駕然飛而不白終當讓先生一頭地也

王先生登武林晴暉樓歌起頷兩韻全是青蓮家法中頗出入唐人然雄逸爽勁誦之如食哀家梨快不可言若行草則多渴筆神采飛動令人思顛旭醉素先生之子汝明搨石齋中以寓羹墻之思僕謂昌不龕之樓壁與西湖對當兩高雲起雷電轟掣時方知此歌與此書之妙

王子裕先生手書王芝翁歌其八法絶得坡仙三昧若吳原博先生為之風骨雖有餘神觀似不足先生故當品先生下也詩歌婉潤飄逸寘之坡集中唯烟江疊嶂贈畫御容師二歌可具賓主餘俱避舍嗚呼先生往矣所謂仙而謫者非耶

子裕先生手書若波羅蜜多心經人以為得眉山卧筆非也正自徐浩侍郎八法中來余嘗見侍郎書此經僅錢許大丰容態澤全與此相類汝明刻石置之孫蘿菴

中使觀自在以天眼見之當相印可矣

右軍專用宣城諸葛兔毫其書蘭亭則以鼠鬚為之各適其合也近來陳白沙先生縛茅草作筆故白而不飛遒而不能逸王仲山先生多作擘窠及飛白狂草宜其有取於赤城椶筆也若歌中縱評鍾王以下書法則超然出於毛穎楮先生表矣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勵世馨

謄録監生臣呂燕昭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畫跋

蕭翼賺蘭亭圖

余嘗聞趙太史用賢有楊儀憲副舊藏蕭翼賺蘭亭圖後為文徵明待詔所書吳說傳朋跋偶借閱之太史遂

舉以見贈深愧其意悉輟年來酒鎗茶具之類為報此圖向去已千載雖絹墨就渝而神采猶王毋論老比丘與潦倒書生體態曲盡雖蒼頭小妓捧卷執役無不種種臻妙所見古賢名蹟多矣未有能過此者第傳朋跋内云翼諳辨才朝暮還往性意習洽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携御府諸帖示辨才相與反覆折難真贋優劣以激發之辨才乃出右軍蘭亭相示翼既見之即出太宗詔札以字軸貢懐袖間閻立本所圖葢狀此一段

事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呿有失志之態此恐未爲實録攷何延之記乃是見蘭亭卷後辨才不復安梁檻上并翼所携二王諸帖竝借臨寘於几案間後辨才出赴人齋翼遂私至辨才房取得之便赴驛長凌愬報都督齊善行使人召才示詔驚倒欲絶何嘗於初見時即奪取也且老僧趺坐一牀諸執役者浣杯噓咈自若賓主從容寧有爭理口呿不合正爲蕭生指摘蘭亭瑕疵不能無甚口耳何傅朋之不審如是其謂出

閤右相竊又有疑此畫大抵根柢延之記辭當右相時恐未著聞即有之是文皇所諱寧敢著筆人安知不為陳閎周昉也攷宣和畫譜載御府有吳侁畫賺蘭亭圖今本無御題璽記又稱顧德謙在江南時以畫名偽唐李氏云前有愷之後有德謙其最異者蕭翼取蘭亭圖風格特異但流落未見此本豈即德謙筆耶傳朋語多孟浪獨所記收藏承傳甚明在宋世推重已若是今當何如待詔楷法尤精絕便足稱山陰嫡嗣余仍乞待詔

子休承補書何延之記於後休承年已八十餘雖時時見拙筆未憒家聲楊氏尚有定武一帖審其非恪為去之余自有真定武及褚摹帖柳誠懸書羣賢詩孫綽後序庶幾蘭亭之事備矣

夫子杏壇圖後

大廷尉陳公玉叔寶藏其父憲使公所貽夫子杏壇圖出入必奉以偕至蜀而教鐸所振與丈翁相後先此圖出則石室弟子皆披靡矣今年宦游金陵攜以就世貞

得一恭展吾夫子據磐石坐而鼓琴有穆然深思之度七十二子或環聽或追趨雖各自為態而左準右規不失誾誾侃侃意其行筆精緊設色古雅品在神與妙之間獨程鉅夫跋謂為吳道玄則吾未之敢從道玄生平以神氣勝運筆衣縷若莼條所謂吳帶當風者與此絶不類或出陳閎李思訓手聲價何必減道玄鉅夫元初為大官嘗廉訪江南者也不當在裴晉公前第晉公遺墨吾故嘗見之元和八年公方自舍人為中丞何暇辨

此蝇頭楷宣和御押縣來在書畫贉首今書之跋尾與印文皆謞王叔苟能割愛去之余當用海岳菴例改題曰唐名人畫杏壇圖元程鉅夫跋王叔許之否

晉公子重耳出亡圖

少保銅梁張公卒而其子錦衣君某某輩來請志銘所贄玉帶重錦悉歸之獨收此一卷乃晉公子重耳出亡圖據跋或以為李伯時則駁之者以行筆粗細不類或以為趙子昂則有思陵小璽在二者俱所未論獨徐察

其筆力精緊遒密不事鉛華而自具一種生氣乃至馳騁追逐轉盼耳語之狀無有絲髮遺恨當是北宋以前第一手余所蓄古人物畫多矣獨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周昉聽阮與此三絕可寶也所惜者此圖當有二十餘幀今存者十幀耳而三皆不可考其可考者僅重耳之出蒲僖負羈之私謁與齊桓公具賓主而多從馬齊女與舅犯謀醉公子寘之車而出之秦宗女之來納者五人既渡河舅犯辭而投璧於河介子推中流舷立而笑

之及以車旂冕服返晉而已諸圖故當大有致惜乎其不為完璧也雖然比之吉光片羽不為奢哉公子之事偉矣返晉之後其納王破楚召狩盟國錫命之事尤偉恨不更作一圖如周家王會以明得志而獨紀此瑣尾流離之狀葢其所謂不得志乃所以為得志張本也

宋徽宗雪江歸棹圖

宣和主人花鳥鴈行黄易不以山水人物名世而此圖遂超丹青蹊徑直闖右丞堂奥下亦不讓郭河中宋復

古其同雲遠水下上一色小艇戴白出没於淡煙平靄間若輕鷗數點水窮驟得積玉之島古樹槎蘖皆少室三花快哉觀也度宸游之跡不能過黄河艮嶽一舍許何所得此景豈秘閣萬軸一展玩間即曉本來面目耶後有蔡楚公元長跋雖沓拖不成文而行筆極楚楚與余所藏題聽阮圖同結構一時君臣於翰墨中作俊事乃爾令人思藝祖韓王椎朴狀

又

掾蔡楚公題有四圖此當是最後景耳題之十又六年而帝以雪時避狄幸江南雖黄麾紫仗斐亹於瑠浪瑶島中而白羽旁午更有羡於一披蓑之漁翁而不可得又二年而北竄五國大雪没䏶足縮身穹廬與殘氊子卿伍吾嘗記其渡黄河一小詞有云孟婆孟婆你做箇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於戲風景殺且盡矣視雪江歸棹中王子猷何啻天壤題畢不覺三歎

宋名人山水人物畫册

雜宋名人山水人物畫一册有曰趙大年雲山者峰勢出没菴靄中草樹暎帶下為清流白石不減南宫父子有曰李唐春江不老者古松據大石欲攫峽口崩流滙為怒濤陵岈直上百步未已於諸畫中最為師子吼有曰劉松年溪隱者山田者翠屏削立雲表孤莊枕清漣平疇交遠風各極其致曰馬遠觀梅者老挺疎枝秀出物表對題御書一絶句皆拖不成語復不成字休承定以為宋高宗筆余謂高宗必不落夾乃爾當是光寧所

題也遠又有曰松下揮翰者一老人據案絕似猶龍公但不知定否五千言耳覺天骨與天機並秀遠又曰觀瀑者不敢當棲賢三峽或於天竺六橋間雨後得此徵尚有曰夏珪遠浦歸帆者三樹掩暎斐亹天際一帆斷岫明滅自足好致有曰趙千里水閣納凉者當是狀其郎中景耳六月閲此薰風自來饒令人忘暑有曰金谷園者寫五十里錦障宛然在目以無名款屈署此殆不減陳閎李思訓有曰柳洲者以二月間輞川小汧西湖

麯塵拂拂恨少青帘點綴曰高閣觀潮者則錢塘一曲耳都不見伍大夫拍堤勢有曰寒山拾得者偃蹇自恣可掬想為世尊作貴輔疲津梁不得不托魚服以逃有曰閶次平小景者嵐頂䑣䑣當作叔明鼻祖其它綠樹豐縟甚近自然有曰次平松溪别業者尤精勁可愛乃知唐伯虎周臣於此取之不盡有曰李嵩内苑圖者或光堯德壽宫冷泉小景耶若以擬宣和延福諸位則大寂寥有曰松下鼓琴者大具悠然自得意内不見署名

而人物冠服都雅恐是馬和之有曰松間醉卧者忽忽幕天席地時其阮嗣宗耶劉伯倫耶不知有吾身此樂最為甚令人作糟丘侯想有曰雪閣者險而瘠絶惟小具暖帽足曲肱耳便不煩洛陽令剥啄有曰霞嶺扁舟者宛然孤鶩齊飛境漁舟欸乃入高柳夕陽中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有曰風雨泊舟者雖霮晦霢霂而不作陽侯怒舵底足濁醪便不妨倚枕聽鼓篷滴瀝有曰採蓮圖者殆若耶溪蓮女耶獨不能貌笑隅荷花共人語耳

有曰柳陰放棹者意甚佳而小恨剝落有曰劉阮天台者大類前金谷而自然勝之天台石梁今漸坦陁可涉而求欲界仙都一尺地不得矣劉阮事當不誣其謂半歲而當人間數世不敢以為然也有曰高閣燕息者麗敞靜好而不作五侯炎色其晉公午橋白傳履道甲乙耶署名不能雅或休承別有據聊因之右為幀凡二十有七其可考者僅八人趙大年名令穰宋宗室也官闕州觀察使千里名伯駒南渡後宗室也至浙東兵馬鈐

轄李唐河陽三城人有名徽宗朝閻次平待詔仲子有名孝宗朝李嵩夏珪劉松年俱錢塘人馬遠河中人俱有名光寧朝後先祗候翰林賜金紫是八人者雖不敢望李成范寬北苑西臺之盛而趺宕殘山剩水間亦無有與之執鞭弭而周旋者後二幀則空繡其一是滕王閣景右嚮而虛其左填以王子安詩序其可辨字百之一二其一亦當是閣景左嚮而虛其右所繡字尤細若蚊睫令少年離朱於晴窓下辨之不能得十餘字以攷

韓退之所為記復不合竟不知其何文也畫品精工之極與書俱不可望蹊徑況敢雌黄雖然昔人稱薛夜來為針神而唐季女仙有盧眉娘者於一尺生絹繡法華經七卷今此三寸絹僅得七百字唐文似亦不足多詫也列子謂宋人刻沐猴棘端紀昌以燕角之弓搠蓬之簳射虱貫心而懸不絶噫吾向者以為寓言耳世固不乏此手與此眼哉

宋人雜花鳥册

右宋人雜花鳥一册凡二十八幀為竹鶴一為松鹿一為梅月雙雉一為桃花遊蜂一為梅竹幽鳥三為梅竹雙鳥一為雙榴幽鳥一為白頭冬青一為梅花小鳥一為杏花白練一為碧桃瓦雀一為枇杷青鳥一為翠禽香柑一為白榴小鳥一為鸜鵒之在雪樹者一枯柳者一雪灘者一為蘆渚九鷺者一為來禽黃頷者一為蒼鵝之在梅花下而理羽者一浴者一為鵪鶉者二為魚虎之立蓮房者一立枯荷者一為遊蜂墨蕙者一其渲

染生色窮態極變與真宰爭勝毫楮間往往能奪之惜
𢆯題欵不顯畫人名而所可辨者僅趙昌馬遠吳伯毛
和吳珪及宗室燚齋孟堅而已昌品在神妙間遠次之
子固亦有士風不俗其它於畫史不甚琅琅而致佳乃
爾藉令李後主宣和帝用宋明圜碁例作大中正而徐
熈黄筌邊鸞易元吉佐進退丹鉛間不知其妙又當何
如也耶然余此本是汰數十本中得者當為眼底第一

宋畫香山九老圖

家弟自秦中歸手一卷相示云得之朱大參孟震者攷之似是香山九老圖多正統以後不知名人跋僅有咸淳時一僧復誤裝於後而雪齋老人者至目為趙大年筆大年長山水小景汀洲蘆鴈不言作人物及界畫樓臺也畫史稱劉松年有九老圖此豈其筆耶樂天自歸洛六十八而得風疾乞骸以刑部尚書致仕至七十而愈乃會故懐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旼年八十六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益州長史劉真年

八十二前侍御史内供奉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亦年七十而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合之得九人飲於履道里之居第皆有歌詩紀之而樂天自叙其事所謂洛社耆英會也一曰香山九老者樂天時時遊香山之龍門寺故名而是圖所謂有亭有船有叟白鬚飄然若依稀乎履道里者然攷池上篇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樹間之而今水與樹勝而竹太不勝又無中高橋石罇紅蓮折腰菱華

亭鶴紅綃紫綃蠻腰素口之屬而分配琴奕書畫以綴其寂寞不知松年旁礴時當爾耶第其絹素之精與位置結搆之匀整往往有宣政間應制風範吾生平雅慕樂天自納節來頗治弇山園以希十五年後耆英之盛而今復厭且棄之矣玆與吾弟約異時肖吾貌必不為樂天如不為僧贊寧者當為百三十六歲之李元爽哉

題惠崇江南春意

惠崇詩僧也畫品不能當荆關半而今所覩平湖小嶼

汀花水禽漁舟茅舍便娟映帶種種天趣故非南渡後人所及者老米謂五季以來畫江南景稍清遠者輙為王摩詰而實非使不作惠崇題識將無以為摩詰耶此卷自楊先生應寧而歸之陳從訓從訓亦京口人也春時喚小刀焦山北固間出圖而歌張志和桃花流水按之當與江山俱響應矣

醉道士圖

此圖文休承司諭鑒定以為李檢法公麟所作叙其家

世收藏甚詳且謂張僧繇曾作醉僧圖傳於世懐素有詩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繋一壺草聖欲成狂便發真堪畫入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鏹數十萬求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並傳於代於是范長壽亦為之而公麟繼焉攷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及坡公所臨懐素絶句信然然求其所謂為公麟不可得也後閱坡公外集嘗題一圖云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道士圖甚畏執杯持耳翁也章子厚題其後云僕觀醉道士

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絶倒坡公再題云熈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毋清臣家再觀醉道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為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可得者他日再見復當一噱子厚復題云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大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按仙游潭事别見一小説所謂拚命能殺人者二公一好酒一不能飲而又俱工

詭故爾然譬之兩訟師子厚尤嚚也此圖所載道士闕者二十矣從而醉者十有七爲醉之事稱之曲盡潦倒落魄情狀而獨少執杯持耳翁亦大缺典余故補二公相詭語記之以爲壺史一段佳話也

李龍眠理帛圖

此圖精工古雅之極據馮海粟倪雲林定以爲理帛圖然縫紉亦有之又定以爲李龍眠即周昉不是過也海粟歌爽朗有奇致結法踈野正是真跡雲林與鄧文肅

皆負墨池聲孔炎其善寶之

李伯時姑射仙圖

列子稱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氷雪綽約如處子然不言其乘龍御氣而此李伯時所貌與遜功帝所題謂為姑射仙像攷宣和畫譜亦有之當不誤也後有紹興圖記及賜朱勝非四字當是以故相領宮觀侍講席沾此葛楚輔跋筆意殊遒美第稱紹熙二年尚書左僕射按公以四年始自元樞稱右丞相而此云左僕射

僕射之不為僕射者十六年矣楊廉夫陳道復後先鑒定以為真跡二公之筆或老而勁或放而雅更的然可寶也桑慎等三跋亦佳故為題其後

題劉松年大歷十才子圖

潘子過余示此卷乃劉松年繪大歷十才子其樹石琴阮茶竈之類皆精密得五季隨意而人物尤妍雅有韻與此君所圖西園雅集頗埒毋論真跡臨本翩翩伯時子昂季孟間矣十才子為錢左司劉隨州郎員外獨孤

常州盧郎中孫舍人崔集賢之屬其詩名膾炙人口不已而流溢丹青致足美也雖然名者造物所忌詩以陶寫性靈抒紀志事而已要不必有此名即無論鄴中淪謝而是十才子無一登三事者豈所遘人人絳灌耶追昔撫今不覺憮然因而墨池一泓生小鱗甲也題後行自悔矣

趙千里畫大禹治水圖

秋日馬用昭叅軍出趙千里寫大禹治水圖見示命題

百穀畫家董狐以為得周文矩筆非千里所能辨而吾弟敬美自陜歸嘗縱觀砥柱辨其治龍門三峽時事余不善鑒畫又不獲觀砥柱之勝唯有歎賞驚絶而已吾家虎甫論人物以經阿平品目則不復措意今有兩阿平在予復何言

又

跋後復從馬君索閱一過其人物古雅之甚真有非趙千里所能辨者千里秀麗而小綿弱去此尚在尋丈外

此北宋以前人作但不必周丈矩耳

盧陵五公像

沈純甫藏盧陵五君子像出示余俾題尾歐陽少師以文冠宋氏而周丞相楊秘監亦窺藩焉其博識則皆出藍矣承相雖不甚矯矯然天下信其為長者秘監難進易退超然不滓於韓史之手人尤高之楊通判之死難胡侍郎之抗疏遂皦然與日月爭光所謂一擲得盧者盧陵山邑獲有之為千古文獻嚆矢盛哉純甫彈事不

減胡公而一時遘禍尤烈其文辭已駸駸在丞相秘監前異時勿令歐陽獨步可也秘監之子東山先生代著廉勁聲而文信公收宋三百年正氣恨不覯其像為此卷小闕陷跋尾劉須溪真逸民不俗也

張端衡山水

此二畫以少陵二語為題系各兩韻不能佳書亦沓拖平平耳後有一詩云端衡寫作無聲詩留與拙堂伴幽獨書體出眉山而不能去俗欵曰次仲印識又曰司馬

當是温國孫或司馬才仲弟也攷畫史端衡張姓京口人舉進士調句容尉以丹青名此圖穠淡斐亹中有遒勁飛逸氣風樹澗溜絶得郭河陽筆雲嶺墨韻間似僧巨然令人見懵董山便歸之襄陽父子以故有題作米元暉馬端衡者乃至以為司馬君實及老章此尤癡人前説夢大可笑也且書法似出一手而强作三四體蹊逕宛然欲之宜急去此蛇足僅留次仲一跋縱不能超宋復古燕穆之亦豈出南渡殘山剩水下哉

古十八學士圖

彭茂才出示此圖其人物器飾臺榭工緻古雅之甚是五代北宋人筆無疑文待詔徵仲跋其後云損益周文矩丈會圖而加精者也或云是十八學士圖曾見仇英臨本不舛然以余所摹兵科藏本勘之亦不甚合第圖止十六人而前有毀損小幀許故當是十八人也内貴人幘皆長耳直領衫腰束帶或繫絛帛或有方圍而垂撻尾賤者幘皆短耳盤領衫窄帶似飾銅鐵玫之晉唐

二史輿臺奴隷皆束銅鐵帶第云幘裹進賢冠則長耳惠文冠則短耳初不以貴賤分此却不可曉樂有笙笛箏瑟阮之屬中一歌者凡六人皆地坐据斑文褥一人僂立持樂句所謂部頭也此最近古或人云徽仲跋是其伯子壽承筆然翩翩有父風彭子要余題尾因畧記之以表一代之制且為異時玉堂高會張本云

再題十八學士卷

每閲卷中蘇世長狀貎為之絶倒因記其在隋二事其

一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謂之曰卿面何類病驢世長再拜嗚呼以手據地蹙項敗面作病驢狀羣臣掩口而笑帝大悦賜帛百尺其一在陜里邑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壓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不勝痛呼暑而走因戲書卷後再閲之寧不再為絶倒也史稱其有機辨嗜酒簡率無威儀益宛然矣第其仕唐能直諫又有子良嗣為通明相神堯數賞其直而數調誚之當亦以此

摹古畫後

右集古畫摹四本合一卷其一為顧凱之女史箴内當熊一段顧本乃是五代人摹筆余嘗于丁卯秋都門外蕭寺中見之獨愛所畫當熊事元帝貌奇偉有帝王度額上壯髮如昭儀傳語態勢直上可畏倢伃挺往而意舒徐兩宮監交戟熊宛然若生後聞在嘉興項元汴所未及摹先乞陳方伯子兼略節本傳數語以俟今年秋始得請於元汴之兄少參子信足其事其二為閻立本

蕭翼賺蘭亭圖是唐人絶高手周昉李昭道之流然非立本也畫潦倒書生及老僧張口爭辨從者揚湯止沸狀皆妙絶千古後吳說傅朋記此圖流傳乃文待詔所書者咄咄逼黄庭余既已獲之趙太史不忍數展亦摹之而乞休承臨待詔書休承長於待詔書時五歲宛爾箕裘也其三周昉孽阮圖真跡得之陸司空與繩其畫孽者聽者雖耳指間皆有生趣丹青之能事極矣本挂幅今摹作行卷後有宣和題押蔡元長詩今俱乞公瑕

書之其四王摩詰奕碁圖有宣和題識而不甚真似是
畫院筆然亦工緻此卷舊藏陸太宰全卿轉入崑山顧
氏後復為袁繩之憲副所得余别見摩詰所爲序及與
其弟縉裴廸三詩意甚愛之因從繩之借摹而乞俞仲
蔚小楷題敘詩於後葢明日而仲蔚病且死矣葢絶筆
也摹出仇實夫之子以故大都得十之八九譬之禊帖
不減歐褚臨跡也余每見畫苑諸家盛推唐以前畫多
神妙品不敢盡信今觀此摹本毋論仇實夫即使趙吳

興畢力為之亦不敢望其藩籬何況下者益精工古雅之跡可尋而生峭流動之氣難學故也近代吳子輩才得元人一二筆輒目中無北宋以前故為拈出之

豳風圖畫

此卷為豳風圖五幀林子煥作子煥於書畫史俱不載而畫筆頗遒緊可鴈行馬和之小篆系詩尤淳雅可重解大紳每章以行草釋而後跋之神采奕奕動人大紳所謂吏部侍郎許公者考其時則吾郡叔雖先生也叔

雖名思溫佐長陵以靖難顯名取大官而能寶此其亦思王業艱難之所自乎今以語介胄紈袴之士知者鮮矣

清明上河圖別本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有真贋本余俱獲寓目真本人物舟車橋道宫室皆細於髪而絶老勁有力初落墨相家尋籍入天府為穆廟所愛飾以丹青贋本乃吳人黄彪造或云得擇端槀本加删潤然與真本殊不相類而亦

自工緻可念所乏腕指間力耳今在家弟所此卷以為擇端藳本似未見擇端本者其所云於禁煙光景亦不似第筆勢遒逸驚人雖小龎率要非近代人所能辦葢與擇端同時畫院祇候各圖汴河之勝而有甲乙者也吾鄉好事人遂定為真藳本而謁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記文徵仲蘇書吳文定公跋其張著楊準二跋則壽承休承以小行代之豈惟出藍而最後王禄之陸子傳題字尤精楚陸於逗漏處毫髮貶駁殆盡然不能斷其

非擇端筆也使畫家有黄長睿那得爾

又

按擇端在宣政間不甚著陶九疇纂圖繪寶鑑搜括殆盡而亦不載其人昔人謂遜功帝以丹青自負諸祇候有所畫皆取上旨裁定畫成進御或少增損上時時草創下諸祇候補景設色皆稱御筆以故不得自顯見然是時馬賁周曽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至泯泯如擇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圖歷四百年而大顯至勞權相出死搆

再損千金之直而後得嘻亦已甚矣擇端他畫余見之殊不稱聊附筆於此

梁楷參禪圖

圖中苾芻為宰官說法大有態第未見的然為梁楷筆攷灤城公集亦不見此三偈而結法秀逸瀟洒闕同叔歆傾沓拖體全不類偈辭讀之便堪拍碎金面碁盤是徑山石頭本色亦非此公所辦也縱篆乃柯奎章家物印丈眉山蘇氏云云恐蘇後人收藏私識耳伯起多米

顛伎倆强標之曰梁楷畫同叔書欲博余新集兩部而休承復依違其間但令佳足矣何必真同叔梁楷哉

題馬遠山月彈琴圖

馬河中畫筆意殊楚楚秀骨天發不墮蹊逕所小恨者若孫虔禮之於書耳此圖一道人焚香鼓琴於山月清泉間尤自超絶孔炎王孫走使二千里索余題鑒余方清齋謝客拈筆為作數語試於夾池讀之此琴或能與衆山皆響也

閱古堂石刻馬

閱古堂馬石刻不言是何人筆長僅尺咫而為馬四十餘其驕嘶逸馳雄爭野適之狀種種神絶當是長康道碩筆非曹韓而下所能辨也堂在韓平原南園平原藏書畫傾天府刻此於石葢亦寶愛之極後為勝國諸名士凡十九人歌詩各極馳騁而不能得少陵丹青引一句令人慨然興才難之歎

藨黄小像

舊傳蘇長公為五祖戒後身黄豫章為涪州學佛女子後身及讀其詩覺長公瑰麗而稍沓拖類吳興富兒郎豫章矯勁龎澀不耐軟欵絶無丈公顧婦姿態今觀二遺像而得其臞然嫣然者乃信所傳之非妄也孔炎以為何如

二趙書畫歸去來辭

余生平好靖節之為人而不能忍饑又不任負耒中閒强顔一出葢望而愧之獨於其文章雖愧之而不能釋

手今年春得此卷於幼于以為二趙名筆謂千里畫子昂書也畫中草樹俱秀發而人物尤精雅有生趣當是北宋筆何止千里若子昂則紛披縱放老手出入北海不復尋山陰門逕矣署尾稱延祐七年八月書於杭州鹽橋寓舍考之傳公以六年自學士承旨予告還還三年而卒其時蓋六十七亦可以書此辭惜小晚耳題筆重為憮然

又

家有陶靖節歸去來辭趙千里畫子昂書以為三絶故將軍曽子澄走二千里來訪我海上慷慨語合適槖恥無以佐行色因輟贈之且以銀裝吳鈎侑馬子澄百戰取將印一失口而見紋歸畊汝陽山中蘧蒢之舍蟹螺之畆與柴桑無異其濁酒清歌放浪自快亦不減靖節翁第人謂吳鈎侑歸去來卷非分將無冐老子韓非同傳譏乎是不然靖節咏荆卿亦豈嘿嘿遂忘世者有如子澄提此鈎斷北單于首博斗大通侯印乘四望車却

以歸去來卷手持擲還王大夫亦豈不快事哉丈夫爲
龍爲蠖何所不可因書此以俟

趙松雪畫山水

趙承旨書畫垂三百年賞鑒家愈寶購之以其能集大
成也此圖布景設色極精密而時時有象外意不作殘
山剩水一筆當於輞川營丘間求之評者稍有墨渝之
惜是不見邢娙何敝衣曳帚裴令君麁服亂頭態耳何
足寘眥喙其後

趙吳興畫兩馬

吳興畫兩馬其前馬從容細步與前人顧盻呼侶之意後人攀鞍欲上不得後馬搖尾頓蹄欲馳而後隱忍態描寫殆盡偶一開卷宛然若生故不必以龍鬐鳳臆嘶風逐電為快也

題黃大癡畫

大癡老人黃子久作此圖巻霭戌削各極其致而秀潤蒼古之氣自出塵表蓋自荆關中來而徹采馬夏者也

余故游錢塘桐廬諸山大都類是披卷怳如見故人便欲卜一壑其間而不可得故於詩三致意焉詩韻本鐵遂道人楊廉夫欲以奇勝故取險諢而遂無一語合作步之者王逢姚公綬輩皆名手亦為韻所牽塞白而已余能笑之而復步之將使後人復笑後人也第廉夫名壓勝國東南半壁天書法亦自老勁一時耳鑒之士至忌大癡而爭趨鐵遂余謂顧子其姑無論鐵遂而寶大癡可也顧子字汝善故相文康公諸孫以文學世其家

錢舜舉畫陶徵君歸去來辭後

吳興錢選舜舉畫陶元亮歸去來辭獨多余所見凡數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龍眠松雪遺意第少却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一段柴桑景當是兵燹時不免破鏡耳宋南宫仲温以章法書此辭遒密勁媚却堪作三絶也錢太宰溥謝少宗伯守馬太常紹榮竭歷而邀仲温尚不至邯鄲步馬初冐周姓後始復故余病痁初起值小凉跋此忽憶南史載元亮與彭城

劉遺民雁門周續之同隱匡廬傍時謂之潯陽三隱元亮任真樂天冥跡隱顯故當推為龍首遺民跡挂塵外而栖心淨土猶涉趣舍聊屈稱腹續之金華之學著聲九重竟接萬乘雖不膺蟬冕而移止鍾山以歿猶恐不稱尾耳今世三尺兒知有元亮而無能舉遺民續之者故附志於此

題古畫王昭君圖

余覩王昭君出塞圖後先凡三本頗具漢家威儀而呼

韓邪來廷則極騎吹駞氊車弓槊之盛賓主初覿懽情與肅容兩稱而此圖則僅導者數胡騎亦有漢兒一以琵琶後隨一槖駞載服裝而已雖復低眉掩抑作怯寒狀而簪御皆寛然暇逸意是出塞以後事跋尾當有題識今失之不辨何人與何代然其用筆殊精密而畨馬猶有跳踉驕嘶之致宛然胡瓌張戡家風似非南渡以後供奉手所辦也昭君以良家子困掖庭不勝牢慍憤鬱慨然請遠適又用其俗配呼韓邪子生二女此與

張元吳昊何異而書生弄筆往往深憐而重與之獨渠宗介夫得其情與事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雖然坐此二語令人勘破其方寸不待許馮瀛王而後惡其不純也則可笑已

題王叔明湖山清曉圖

叔明戍文敏宅相故於丹青獨妙冠一時余所見多矣其向背出沒皴點分理小不無虔禮之恨獨此卷最為超絶曉色初動湖翠山紫直撲人眼睫間其樹皆作白

蓮社中法尤見古雅非近峰數拳斷以為摩詰不亦公饜矣嘆賞之不足故歌之而仍題其後

水亭圖

此水亭圖乃永嘉王朋梅為吾吳朱澤民寫者攷圖繪寶鑑王振鵬字朋梅得幸元仁宗賜號孤雲處士舊吳志澤民以文學為趙承旨薦授國史編修遷鎮東儒學提舉再起浙省叅謀攝守長興以終按朋梅於字義無取恐亦别號而孤雲則仁宗所特賜也跋語俱稱征東

提舉元故無此官鎮東或路名然亦不可攷矣宋之後若憲副公尚書公能大其宗世世奕葉無事喬木而爲之子孫者再失再復愈寶而愛之求諸名公詩什以侈大其事宋時郡有秘校者其樂圃之勝聞東南然再易代而不可究跡至讀元少保盧賓客諸咏而若新即畫力亦僅五百年耳所托以不朽者文也爵之哉

梅竹雙清卷

梅獨爲百花魁而竹能離卉木而別自成高品者以其

精得天地間一種清真氣故也竹自文湖州蘇端明後有梅道人吳仲圭以至近代王孟端而梅則楊補之外獨推山農王元章然吳子輩謂其命旨涉淺為境易窮而往往下其品幾於無處生活今年六月信陽王太史祖嫡以元章梅仲圭竹合一卷寄余開卷時令人鼻端拂拂有玉清蓬萊想遂乞休承諸君為詩歌美之而余繼焉或謂戴凱之范致能所撰二譜至數百千種且以大庾萬樹渭濱千畆而此寥寥一枝胡取也是不然正

復以簡貴勝耳卷首為沈民則學士題元章仲圭各有詩弁尾而梅前有一歌亦自麁豪周疑舫伯器跋第賞其語不能辨其人攷印章有所謂會稽外史似楊維禎而詞氣亦類之第不聞其別號竹齋闕疑可也卷後收藏有東吳文學世家印豈故為吳中物太史偶得之耶似有不偶者故附記於後

美人調鸚圖

此圖不知誰作有坦坦者題作梅邊美人圖又有題為

杏花者最後陸子淵詹事鑒定為周昉美人調鸚圖葢畫中紅杏一樹枝上一鸚䳇美人倚磐石援小花引之當以子淵題為正坦坦不知何許人有玉堂學士章記洪武中劉三吾學士别號坦坦翁當即此公而九十翁沈夢麟元官入國朝不仕而三典鄉試其他若顧博士曹子文輩皆國初名士也劉學士詞翰俱已耄不辨其為杏花固當畫筆是五季宋初之絶精工者雖靡周昉題識斷非後人所能辨也

趙承旨畫陶靖節事

趙承旨好圖陶靖節高逸事及歸去來辭余先所覩凡十本皆不能如此圖之妙其工力與李伯時抗衡而曲盡瀟灑夷穆之度令人宛然有北窻羲皇上人想所貌王檀二江州龎參軍皆極意模寫唯貌顏始安延之作豐肥而髯為不得沐猴態疑承旨未見世說一段語耳標著書亦甚緊密是中年筆故聖教十七壯海僅十三管將軍藏之家二百年矣一日於海颶震撼戈甲戛札

中袖以示余相為歎賞者久之因語將軍一飯斗米秤肉掛五兩乘長風破萬里浪安用此物為將軍笑曰不然尉遲鄂公一部清商送老韓蘄王策蹇衛西湖六橋何必減柴桑風致畨爾題尾者當亦不甚愧承旨

沈公濟畫

吾郡沈啓南以丹青妙天下而賞鑒家如王百谷輩謂不如啓南之父公濟獨推以為神品吾生平所見啓南畫大小餘三百品公濟僅二卷耳此其一也遒勁縟密

遠近斐亹使人應接不暇賴有印識可辨不則以為王叔明戴文進矣世眼迷離知有啓南不知有公濟而好奇如百谷遂至伸公濟而抑啓南皆不得為確論

題沈石田畫册後

沈啓南先生此八幀掩暎綿羃遂為吾吳地傳神或猶以書法疑之蓋少來精謹尚守渠家民則法未及作雙井老態故也

錢舜舉畫李白觀瀑圖

右錢選舜舉寫李青蓮觀開先瀑布圖毋論此君神采欲飛動即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之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窄邊幅耳圖後綴舜舉一詩不免蛇足又有劉文成宋文憲胡文穆三詩皆名手而首則解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絕佳當時劉宋題後歸大紳而文穆始題之耳後為上海朱太學邦憲家物邦憲余故人也白晳美姿容酒態絕出青蓮上詩亦鴈行歿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舉以遺余噫在人間世作太白

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余何所與爲成二歌題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而已

孔炎所藏古牛車圖

秦漢之世鬬國騖於騎戰故七萃之馬不給而天子或乘牛車其後更以為美而加飾之至王君夫荀道將之所尚極矣第使羣豪衣火浣御油碧而角偏轅之技於邙洛大道間猶足以暢此車所載輜重耳而諸老特疲頓吁喘之狀有何可賞而勞厲歸真輩極意描寫之吾

弟張助甫李本寧又競作才語于後其可笑也已

弇州續稿卷一百六十八